

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边界及其安全治理

路 媛 王永贵

【摘 要】意识形态边界是区分和界定不同意识形态的重要标志,其边界明晰是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必要前提。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边界需要在有界与无界的碰撞中进行明晰,体现为网络传播范围无界与主导意识形态确立有界、网络空间承载内容无界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有界、网络融合发展态势无界与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有界的张力存在。然而,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边界因多样化社会思潮与一元主导意识形态的隔膜、意识形态抽象性与意识形态呈现方式具象化的断裂、思想传播极速与价值信仰积淀失序而出现错乱。为此,我们要在多元、多样、多变的网络空间锤炼主导意识形态的引领力、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亿万网民的践行力,提升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能力。

【关键词】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边界;意识形态治理

意识形态是一个极具抽象性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国哲学家德斯蒂·德·特拉西在其著作《意识形态的要素》中提出来的,主要用于研究某一种观念的源起、可靠度和界限等相关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他们起初是用“思想”“观念”等语词来表达“意识形态”的,用以阐明共产主义原则和理念。之后,经典作家又在对宗教、资本、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国家等的批判中进一步划清了自身与其它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之间的界限,并在一以贯之的发展中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主张。显见的是,“意识形态”始终内含着划清界限、明确边界、维护安全等重要意义,也是标示着意识形态主体自为选择的价值理性的彰显。网络空间是依托于互联网技术衍创出的“第五大战略空间”,在工具理性的驱使下越来越模糊了意识形态主体的边界意识,由此引发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相互撕扯。与此同时,互联网呈现出飞速发展的态势,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更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无法真正有所突破、有所进展、有所作为。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座谈会上曾明确强调:要“坚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这个根本遵循,“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

路媛,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南京 210023);王永贵,法学博士,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 210023)。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建设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论贡献和实践要求研究”(15ZDA002)、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年研究生专项研究项目研究成果。

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①为此,我们要树立起理性、科学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理念,明晰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边界,提高网络空间治理能力,维护我国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致力于建设新时代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一、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边界的应然明晰

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有着鲜明的边界,肯定这一点的“合理性在于承认一种思想存在及其影响的强弱和大小”^②。不同意识形态主体的行为选择都会反映出内心的价值考量和是非观念,更取决于其所坚守的意识形态立场,是价值理性在边界衡量时的在场。从地位看,意识形态有主导和非主导之分;从认可度看,意识形态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别。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即是要维护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确证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度。与之相异,网络空间不仅扩大了马克思曾论述过的政治、资本、文化等多因素交叠共存的空间意义,还进一步张扬了工具理性不受约束的一面。可以说,价值理性天然有界,工具理性原本无界,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边界需要在有界与无界的碰撞中明晰,主要体现为网络空间无界与意识形态治理有界之间在广度、宽度、深度等维度的张力存在。

1. 从广度看:网络传播范围无界与主导意识形态确立有界

网络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是这个时代最鲜明的印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对人类社会的未来进行过预言,他们这样谈到:“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③如今,这个预言借助于网络传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实现。网络上的信息以Byte(字节)的方式进行传播,从工具理性的层面看,网络传播依托于网络技术,凡是技术可触及之处网络传播的信息皆可覆盖,显现出无边无际的传播威力,这就是网络传播范围的无界特性。它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网络传播不受时间的限制。自从网络进入人类社会以来,第一次实现了全天24小时不间断的信息传输,打破了原来信息传播的时间壁垒,网络空间的人们不再需要“倒时差”,随时都可以接收和搜索到最新的消息。二是网络传播不受空间的限制。网络空间的人们能够获取到世界各地的奇闻轶事,无论身处何地只要接上网都能尽知天下大小事,冲破了信息的地域阻隔,人类找寻到一个浏览世界的“万花筒”。三是网络传播不受主体的限制。网络传播的信息不会因为种族、国籍、地域等差异而自发性的歧视,反而营造出“你看或者不看它就在那里”的信息镜像,任何主体都能够从海量的资源中找到自己所需求的信息,最大限度的展现了主体信息平等的一面。在上述基础上,网络传播还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每一个网络信息都可以自成为信息中心,并在持续性裂变中进一步扩大网络传播的范围,如此循环往复以致不断衍生。

可见,网络空间信息传播的范围无边无界,打破了原来时间性、地域性、民族性、国家性的意识形态划分格局。正如比尔·盖茨所说的:“信息高速公路将打破国界,并有可能推动一种世界文化的发展或至少推动一种文化活动,文化经济价值观的共享。”^④原来的局域性的主导意识形态获得了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意义,因而确证一种主导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决定性地位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对此,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座谈会上也曾明确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巩固马克

① 习近平:《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人民日报》2018年8月23日。

② 孟宪平:《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文化边界及其守护分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页。

④ [美]比尔·盖茨:《未来之路》,事正坤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27页。

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①这一根本目的在无界网络传播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有着确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坚定社会主义人民立场、捍卫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根本性意义。在网络空间主导意识形态确立这一问题上,我们绝不能当“开明绅士”秉持万事皆可的态度,必须要高高的举起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借助于全球性的信息传播网,抢占网络空间主导意识形态确立在时间、空间、主体等方面的多重优势资源,确保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网络空间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2. 从宽度看:网络空间承载内容无界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有界

网络空间承载的内容无界,常有“网络海洋”之称,我们对此都深有感触。它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其一是网络空间承载信息的总量极其庞大,是一个活生生的超越现实信息承载力的时空环境且不设上限。开放的网络空间最大限度的降低了各类信息的准入门槛,井喷式的信息爆炸如同“奔涌的洪流”一般在持续性的信息辐射和信息裂变中不断扩充。有人曾做过统计,单就一天来看,网络空间能产生出大约1000EB(Exabyte)的信息量,能够占据将近100万个大容量硬盘的存储空间。不仅如此,网络空间的信息承载量还将在日复一日中不断累积。其二是网络空间庞大信息的交叉演化,将会形成一连串彼此相关联的信息链条,各链条之间又相互绞缠。在网络空间,每个网络主体都对对应着一个有着鲜明意识形态导向的信息节点,各个信息节点则会在一系列的网络行为中串联成一条信息锁链,不同的信息锁链再织就成一张张信息网,我们也都是在这种信息网中获取到自己所需要的资讯。因而,网络空间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在渗透信息节点、切段信息锁链、侵蚀信息网中展开,增加了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风险。其三是网络空间承载信息的种类无比繁多,兼有“五色”“五音”“五味”,在满足受众各种需求的同时也难免会令人“目盲”“耳聋”“口爽”。泥沙俱下的网络信息夹杂着暴力、色情、赌博、造假、欺诈、侵权等信息“杂质”。从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来看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约瑟夫·奈对此曾言,信息优势作为美国外交的力量倍增器十分重要,他还主张要利用美国在国际上的商业和传播网,以便于将他们所推崇的观念、意识形态、文化、经济模式和社会政治制度等通过强大的互联网投射出去,进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更大的影响。可见,网络空间无界的信息承载已成为各方意识形态力量角逐的竞技场,它如同“新型鸦片”一般,若有不慎就易导致正能量被抵消、主旋律被弱化,进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及其教化功能。对此,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培育和凝聚力提升一定不能缺位,这是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题中之义。

尽管网络空间承载内容无界,但不同的内容之间当然有着价值各异的意识形态指向。就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②“两个决裂”的思想表明了共产主义理念与形形色色社会意识之间的根本性差异,体现出他们要在“最彻底的决裂”中明晰共产主义的边界、弘扬共产主义信仰的意识形态主张,这对于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边界明晰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时下的网络空间中,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同样需要在与庞杂的非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彻底决裂中凝聚起多元网络主体的思想共识,进一步划清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社会思潮之间的鲜明边界。具体地说,网络空间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培育须要划清真实与虚假、美好与丑陋、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阴暗的边界,依托于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倡导社会主义核心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0—421页。

价值观、涵育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等,发挥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及其丰富多样的呈现方式对亿万网络主体的教育和引导功能,使他们能够在鱼龙混杂的网络信息中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提升网络空间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3. 从深度看:网络融合发展态势无界与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有界

人类社会的发展在经历了前两次工业革命之后,正处于以互联网为突出标志的第三次信息革命浪潮中,它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社会进步的贡献率也越来越高。在这样的时代境遇中,网络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紧密融合,深刻改变着以往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样貌,且这种融合的态势仍在不断深入,人人都与网络环境息息相关并受益或受损其中,显然难以划定明确的边界。一方面,网络发展的无界态势具有明显的交融性,与现实社会各个领域的关联度都越来越高。正如习近平所说:“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相互促进,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我国正处在这个大潮之中,受到的影响越来越深。”^①在“互联网+”思维的引领下衍生出众多的新业态和发展模式,例如:互联网+经济催生的共享金融,互联网+政治催生的智慧政务,互联网+三农催生的智慧乡村,互联网+文化催生的网络文学等,这些新生事物代表着时代的前进方向,也引领着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另一方面,网络发展的无界态势还有突出的广延性,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现实实体与网络非实体的相互联通。美国政府于2008年发布了第58号国家安全总统令(NSPD-54),将网络空间定义为“信息环境的一个整体域”。这意味着它能够涵盖所有的与这个信息环境有牵连的因子,进而获得了无限伸展的广延性特权。事实上,在这种广延性的推动下,网络空间以虚拟的方式与真实的现实紧密融合成为一个“脱离实体性”的存在物,获得了依托于一定现实并在超越现实中实现飞跃式发展的机会。对于网络融合发展的这种无界态势,任何人都无法阻挡也不可能逆转,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趋向。

然而,在网络融合发展态势不断深入的背后,网络与现实的关联度持续加深、网络对现实的超越性越来越凸显。在兼具关联性和超越性的“网上”“网下”关系中,网络安全的边界变得逐渐模糊,潜藏着极易诱发的网络意识形态风险,也致使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治理的难度加大。正如邓小平曾强调的,“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②时至今日,这样的意识形态风险从未隐去,应该说,维护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越发不容忽视,因为没有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近年来,习近平在很多场合都明确强调,要切实维护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提高网络治理能力,建设社会主义网络强国,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③。当下,着眼于网络融合发展的无界态势,我们绝不能坐视不顾,必须有所作为。但绝不是强硬的“堵”,而是要以“疏”为指导,厘清网络空间主导意识形态与非主导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风险与安全的边界;不仅是“划界”,更要在边界明晰中建构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有效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二、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边界的实然错乱

事物的边界一经明晰,就被赋予了一定的对内凝聚力和对外防御力,并以此来维护自身相对安全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9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1页。

③ 习近平:《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

的状态,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边界明晰的意蕴同样如此。但正如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边界需要在有界与无界的碰撞中得以明晰一样,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状态;它也并非泾渭分明,而表现为不同意识形态及其呈现方式之间的张力。^①也正是在这种边界张力的作用下,网络空间主导意识形态确立及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能够发挥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导向作用。然而,时下的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边界出现错乱。从意识形态要素及其相关视角进行分析,主要表现在“多”与“一”、“抽象”与“具象”、“快”与“慢”等多个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网络空间意识形态风险,不利于其安全治理。

1. 网络空间多样化社会思潮与一元主导意识形态的隔膜

网络空间存在着多样化的社会思潮,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网络恐怖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乃至反马克思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②正如曼纽尔·卡斯特而所说的,“空间不是社会的反映而是社会的表现。换言之,空间不是社会的拷贝,空间就是社会。”^③的确,网络空间的社会思潮大多来自于对现实社会的投射,表现为主从复合的意识形态景象。一方面,网络空间多样化社会思潮对多元价值观的影响加大,在不同层面从不同程度上对主导意识形态的确立形成冲击,致使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网络空间存在着“失声”“失语”“失势”等问题;另一方面,多样化社会思潮并存致使网络空间意识形态领域交锋的形势更为复杂,易诱使广大的普通网民因难以辨别而误入其中。正如福柯所说:“占主导地位的权力者总是通过编制特定的话语,嵌入其复杂的思想意图,进而传递着、产生着权力,并强化着权力。”^④然而在网络空间多样化社会思潮并存的现实境遇中,主导意识形态的引领力、规范力和约束力相形见绌,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渗透力、攻击力和拆解力与日俱增,致使网络主体的价值选择、道德信念、行为规范等陷于纠葛中的可能性增加,这就是网络空间一元主导意识形态与多样化社会思潮之间的隔膜,引致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边界错乱。

一般而言,在主导意识形态与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关系中,前者决定了后者,后者应扮演着捍卫者、倡导者、维护者等角色,即“认同多、包容多、代表多的一,与认同一、认同共同性与整体性的多的结合。”^⑤然而网络空间多样化社会思潮与一元主导意识形态之间存在隔膜,这样的意识形态现实境遇不容忽视。它主要表现为三个突出的“差值”:一是网络主体在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干扰下对一元主导意识形态的认知偏差,二是网络主体在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在网络传播过程中的信息逆差,三是网络主体在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引诱下对一元主导意识形态的实力认知与形象感知的反差,上述“差值”在很大程度上为网络空间多样化社会思潮的蔓延提供了便利条件,也致使捍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难度加大。究其原因,隔膜的出现不外乎价值理性的差异和工具理性的差距。具体而言,价值理性天然有界,是标的一种意识形态立场的外显形态。无论意识形态领域交锋和渗透的态势如何演变,其根本较量仍然围绕着“两大主义”和“两种导向”展开,那些混迹于网络空间的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实用主义等社会思潮无一不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工具理性本来无界,但西方国家长期占据着网络空间的技术高位,是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常受侵扰的又一重要因素,加筑了网络空间多样化社会思潮与一元主导意识形态之间的隔膜,这也正是习近平多次强调“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⑥的原因所在。正因如此,网络空间意识形态风险增多,不利于其安全治理。

①曹宗敏,刘旺旺:《文化边界守护的环境、困境及其路径分析》,《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②郭明飞,郭冬梅:《互联网上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社会思潮分析》,《江汉论坛》2014年第3期。

③曼纽尔·卡斯特而:《网络社会的崛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04页。

④[法]米歇尔·福柯:《性史》,张廷琛,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99页。

⑤王蒙:《王蒙谈文化自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5页。

⑥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4月26日。

2. 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抽象性与意识形态呈现方式具象化的断裂

意识形态作为众多观念的集合形态出场,天然具有抽象性。尽管它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的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发挥从来不是自发的,总是蕴涵于意识形态从抽象到具体的历程中。这一历程常被称之为意识形态具象化,即是对一种意识形态丰富多样呈现方式的具象化探索,自“意识形态”诞生以来就从未停止过,并在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程中不断深入演化。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视角进行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呈现方式具象化的探索就建立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揭露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从意识形态主体、立场、导向等维度确立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规定性,是立足于意识形态的现实针对性来深化对意识形态具象化的探索。列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呈现方式具象化的探索建立在领导十月革命和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些具体办法,是立足于意识形态的自我建构来深化对意识形态具象化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象化的探索来源于对中华民族优秀遗产的继承、来源于对新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来源于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展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历程中不断推陈出新。整体看来,意识形态呈现方式具象化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感知和认知过程,来源于经验性认知、连贯性文化、意识形态建构等方面,^①是抽象的意识形态向具体的意识形态呈现方式转化的过程。

网络空间具有现实时空无可比拟的创新性,实现了声像图文并茂,为意识形态呈现方式具象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广阔的空间,却在实际的转化过程中因受到多重夹击而致使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抽象性与意识形态呈现方式具象化之间出现断裂。具体而言,一重断裂发生在内容与形式之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内容本身的浮躁空洞、内容表达的形式单调、形式选择与内容不甚匹配等相关问题。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具象化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开,可以演绎为丰富多样的呈现方式,例如: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等。但它们在网络空间的表达还不够丰沛,还不能实现将其内容进行更好的灌输,不利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二重断裂发生在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出现了可能性脱离现实性或现实性遮蔽可能性的问题。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来源于人民的火热实践,这种科学性和实践性是其能够占据主导地位的关键。然而在其现实性上,它的主导地位常会遭受其它非主流社会思潮的干扰和侵袭,削减着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实际效用。三重断裂发生在原因和结果之间,易导致二者的因果关联错乱。网络空间作为一种新的时空存在方式,无疑使人类交往活动的时空范围进一步扩大,也延展了主导意识形态及其多元意识形态呈现方式的生存场域。但由于网络空间天然具有开放性、共享性、交互性等特征,致使主流意识形态具象化的路径并没有那么顺畅。正因如此,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化历程中不免会遭遇“‘被稀释’‘被攻击’‘被选择’‘被恶搞’‘被平视’等诸多难题”^②,致使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风险增加。

3. 网络空间思想传播极速与价值信仰积淀的失序

网络空间思想传播与传统媒介的传播大有不同,主要特点有:一是信息接收的用时更短,网络空间的信息几乎是以实时传输的方式进行传播和扩散,在信息发布的同时也就实现了信息接收;二是信息传播的速度更快,网络空间依托于互联网技术而生,为信息的飞速传播搭建起一个壁垒最小化的传输隧道,使网络信息一经发布就能在第一时间得到传播;三是信息造势的影响更大,网络信息以实时传播、裂变扩散、持续演变等方式在网络空间不断发酵,一个细小的信息节点也有可能引发较大的舆

^①龙柏林,刘伟兵:《意识形态具象化的隐喻路径》,《广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②谢玉进、赵玉枝:《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基本矛盾与优化策略》,《思想理论教育》2018年第8期。

论风浪。总的看来,网络空间信息传播以网络媒体传播取代了传统的人际传播,赋予信息以数据化认知、符号化传输、标签式查找的新型生存样态,使工具理性在思想传播方面的优势功能得到进一步彰显,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然而,当工具理性与资本逻辑发生碰撞时,易诱导极速的思想传播走向反面,因快而致丑态百出、假象频发、舆论反转、认知颠覆的例子不在少数,扰乱了网络空间信息传播的秩序。近年来,极速的网络空间思想传播催生一种新型的产业链条——网红,主要指因某个或一系列事件及行为在网上受到关注而迅速走红的人,已经开始了从现象化向产业化的转型。这些网红因技术和商业的共同驱动而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大众的生存需求,但其求快、求金、求红的心态也致使网红产业潜藏着娱乐至上、内容无妨、快餐式消费等不良倾向,造成网络空间趋于浮躁,致使有深度的思想、正能量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遇冷。这样的网络传播境况与网络主体的价值信仰积淀不相适应,模糊了网络主体对意识形态边界的认知。

“审慎对热情的冲突是一场贯穿着全部历史的冲突。在这一场冲突中,我们不应偏袒任何一方。”^①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边界在这场“审慎”对“热情”的冲突中有所凌乱。价值凝练和信仰积淀本是一个洗尽铅华而渐成的过程,也是一个在比较鉴别中愈显坚定的历程,难以一蹴而就,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及其安全治理更是如此。然而,其间盛行的拜金主义、比坏心态、审丑情趣等都充斥着负能量,这些情绪与网络空间意识形态主体的欲望宣泄不无关系。网络主体为了在快速的网络传播中获得信息快感,更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满足一时欢愉、获取短暂享乐的网络内容,有人将此种现象戏称为“眼睛饱满而脑袋空空”,这对于网络空间价值信仰积淀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对于这样的情况,尼尔·波兹曼也曾指出:“互联网时代正在构建这样一种娱乐化的大众媒介,其提供的肤浅甚至是恶俗的快乐是欲望发泄式的,是缺乏思索和精神参与的。一切文化内容都无声无息甚至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②引发网络主体的价值观弱化、理想信念淡化等主流意识形态异化现象,以至于人们不禁发出了“请等一等灵魂”的感叹,致使网络空间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降低,不利于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治理。

三、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治理

恩格斯曾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③网络空间作为重要的空间战略资源,维护其意识形态安全的意义更为重大。维护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就是在守护数亿万网络主体的意识形态“脊梁”,就是在守护网络空间辽阔无边的精神家园。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能够在有界与无界的纠葛中明晰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边界,厘清其边界守护的困境,进而有针对性的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需要说明的是,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绝不是强行的划定一种意识形态活动的范围,而是要在多元、多样、多变的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氛围中重塑主导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夯实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锤炼意识形态主体的践行力,从根本上实现“思想掌握群众”的目的,进而建立起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1. 多元中塑主导:重塑网络空间主导意识形态的引领力

网络空间是一个开放的时空场域,为多元化社会思潮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间。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也曾言:“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强权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

①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0页。

②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集团,2015年,第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0页。

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①正因如此,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首要使命就是重塑主导意识形态对多元化社会思潮的引领力。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对主导意识形态及其重要作用进行过深刻阐释,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②这段论述不仅说明了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紧密关联,也揭示了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之间的相互映射关系,更道出了确证一种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重要价值所在。对我国而言,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就是要在多样化社会思潮并存的网络空间重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对它们的引领能力,就是要在网络空间高高的举起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更进一步稳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思想和积极健康的价值理念在网络空间的主导地位,持续夯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供给和理论武装,发挥其对网民的价值认知与行为选择的决定性规训作用、对网络舆论生成和发展的引导作用、对网络空间中的多元文化、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的统领作用^③。对此,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也曾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这正是其能够在网络空间牢牢占据主导地位的重要理据。在具体的工作中,网络空间主导意识形态建构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为核心,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抓手,重在掌握网络议程设置的话语权、网络内容掌控的管理权、网络舆论交锋的主动权,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对多元化社会思潮的主导能力,在批判错误和发扬正确中重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网络空间的引领力,致力于培育“学马、懂马、信马、言马、用马”的新时代网络新人,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以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2. 多样中谋共识:捍卫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网络空间共存着纷繁多样的意识形态呈现方式,其背后都是某一意识形态的具体表征,如果处理的不好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亿万网民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及其呈现方式的认可度和认同感。就意识形态而言,凝聚力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真实存在的力量,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任务之一。“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科学的、统一的意识形态做指导,那么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将因缺乏动力和方向而杂乱无序。”^④可以说,凝聚力于我们而言,受益不觉、失之难存。网络空间存有丰富多样的意识形态呈现方式,这是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此,习近平高度重视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以巩固其凝聚力,他曾多次明确强调:“我们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⑤。这就是说,要持续加强网络空间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供给,借助于“互联网+意识形态生产”的全新理念,以小规模、个性化、智能化、订单化等新型信息生产方式,推动网络空间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生产及其持续供给在转型中不断升级。文化是一种特殊而普遍的意识形态呈现方式,是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有效载体之一。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座谈

① [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刘红等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6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8页。

③ 史献芝:《新时代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现实路径》,《探索》2018年第4期。

④ 王永贵等:《意识形态领域新变化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页。

⑤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会上曾提出,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使命任务之一就是要“兴文化”,即繁荣兴盛社会主义文化,旨在于不断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网络空间文化兴盛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培育的一个重要抓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网络空间的演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①。针对网络空间文化种类单调化、文化产品同质化、文化服务悬殊化等问题,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朝着文化种类多样化、文化产品特色化、文化服务均等化等方向深入推进。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锤炼的文化导向,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等文化方针,在培育亿万网民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中提升其文化自强意识,提高其文化担当能力,以文化强国助力网络强国,以文化影响力厚植网络空间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3. 多变中寻根基:倡导网络空间意识形态主体的践行力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指出:“观念从来也不能使我们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只能使我们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观念的范围。观念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观念的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②即就是说,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根本在于“思想掌握群众”,在于在治理中倡导亿万网民践行的力量。对此,习近平也曾明确强调:“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维护网络安全是全社会共同责任,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广大网民共同参与,共筑网络安全防线。”^③随着网络不断深入发展,越来越模糊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边界,进而淡化了人们头脑中的边界意识。不过,现实生活中的边界可以通过各种看得见的规则进行约束,针对那些超越边界的行为可以采取惩罚性措施和规训性教导。但人们头脑中的边界意识一旦被模糊不仅难以修复,还会持续模糊并相互影响。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平面性、多中心性、弱权威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意识形态主体的理性思维能力,造成其贬低甚至抗拒主导价值、主导文化、主导信仰,直至成为单向度的“伪意识形态主体”,这对于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是非常不利的。因而,维护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就是要帮助亿万网民明晰其边界意识,不做工具理性奴役下的“机器人”,不做网上网下的“两面人”,不做虚拟空间的“蒲公英”,而是要成为一个积极作为、乐观奋斗、表里如一、信仰坚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体,以自己的一言一行有效维护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其中,对于青少年网民的教育和引导工作尤其不容忽视,这关乎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希望,更是关乎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长远谋虑。截至2018年8月20日,《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规模已达到8.02亿,19岁以下青少年网民近1.7亿,约占全国网民总数的22.5%。如今,与网络共生的新一代正在成长,网络已成为他们学习、生活、娱乐、工作的必需品,更是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守护的一支重要力量。总体而言,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须树立维护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的思想,要以倡导网络主体的践行力为根基,特别是要关注对青少年网民的教导工作,真正将“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这一理念落到实处。

进入新时代,科学技术持续突飞猛进,使得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问题愈发凸显。正如习近平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所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④这也正是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历史方位,需要在乘风破浪中不断深化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致力于建设具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页。

^③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④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责任编辑:蒋永华)

Ideological Boundary and Its Security Governance in Cyberspace

LU Yuan, WANG Yonggui

Abstract: Ideological boundary is an important symbol to distinguish and identify different forms of ideology and constitutes a necessary precondition to protect the ideological security. The boundaries between different ideologies in cyberspace need to be clarified, and in particular it is necessary to distinguish the bounded from the unbounded and to develop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tension between them.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bounded and the unbounded include the following binary oppositions: the scope of online transmission is unbounded, while the determination of what is the dominant ideology is bounded; what is transmitted through the Internet is unbounded, while the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is bounded; the tendency of the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elements online is unbounded, while the governance of ideological security is bounded. However, the ideological boundaries are blurred by the following factors: the gap between the plural social thoughts and the need to adhere to the single dominant ideology;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 abstract nature of ideology and the concreteness of its forms;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fast speed of online transmission and the enough time need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ood values. Therefore, we have to enhance the guiding and cohesive roles played by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help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netizens improve their practice ability in a cyberspace characterized by pluralism, diversity and volatility so as to increase our capacity to govern the ideological security online.

Key words: cyberspace; ideological boundary; ideological governance

About the authors: LU Yuan is Ph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Marxism and Fellow at Center for Socialist Ide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WANG Yonggui, PhD in Law and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the Chang Jiang Scholars Program, is Director of and PhD Supervisor at Center for Socialist Ide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